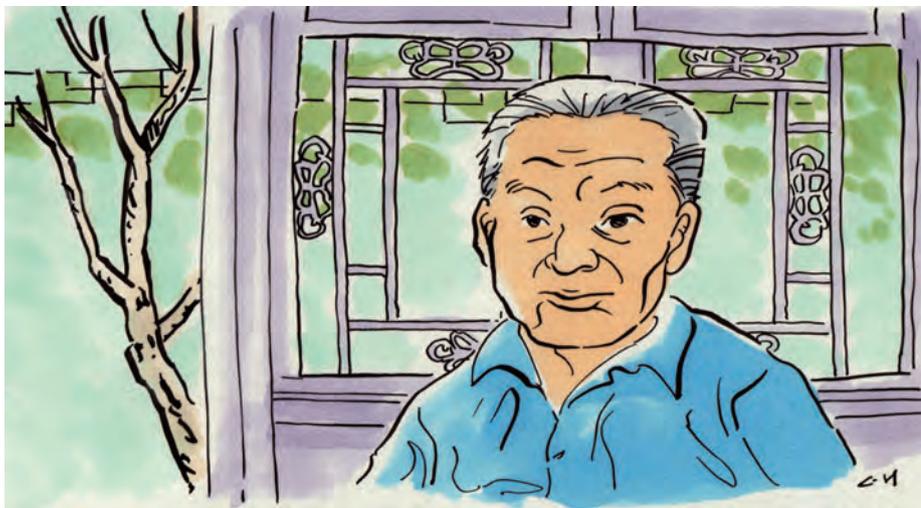


# 阔家头巷的一次告别

□ 刘建春（江苏苏州，文化人）



漫画/崔泓

朋友转发来的一则微信，让这个春节假期更添一丝萧瑟与料峭——那个用一生时间来守护昆曲的传奇人物顾笃璜先生，在立春的前夜驾鹤西去了。

十几年前，住在苏州网师园旁边的那段日子，经常有机会听顾笃璜聊昆曲，好像还是昨天的事。只要是星期六的上午，你就可以在网师园旁边的阔家头巷苏州昆剧传习所见到老先生。那时候，顾笃璜七十多岁，精神矍铄，如果不是一头短短的银发，根本看不出是往八十奔的老人。

20世纪80年代，顾笃璜为了保护传承昆曲，多方奔走倡议，苏州市创建了这家昆剧传习所。昆剧传习所的房子是清朝内閣大学士沈德潜的故居。

许多爱好昆曲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，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顾笃璜的身世，也不清楚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顾笃璜出身苏州名门望族，是江南著名私家藏书楼“过云楼”楼主顾文斌后人。1928年早春二月，顾笃璜出生于苏州。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熏陶的他，喜爱绘画，就

报考了美术专业，谁知道阴差阳错，却被调剂到了戏剧专业。这一“调剂”，让顾笃璜一生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在苏州迎接解放的那些日子里，19岁的青年才俊顾笃璜为理想和信念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和几位年轻的地下党员，利用自家的酱园作为基地，秘密油印地下学联出版的《新生》报，在苏州大街小巷散发张贴，极大地鼓舞了苏州人民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27岁的顾笃璜就担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，后来任苏州市戏曲研究室副主任，兼管江苏省苏昆剧团艺术工作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围绕昆曲，他拥有多重身份，既是昆曲主管领导，也是昆曲研究者，还是昆曲编剧、导演。

在阔家头巷苏州昆剧传习所，我和顾笃璜聊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那个老昆剧传习所。顾笃璜说：“那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，当时传字辈把明清保留下来的折子戏基本都学到了。”

顾笃璜说的是20世纪初，昆曲逐渐衰落，苏州著名的“四大坐城班”先后解散。

一些热爱昆剧的艺术家、曲友于1921年秋，在苏州城内桃花坞五亩园创办了苏州昆剧传习所，成为传授昆曲艺术的最高学府，让“百戏之祖”昆曲得以薪火相传。

我们还聊到了顾笃璜的《昆剧史补论》，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顾笃璜从事昆曲研究的心得。昆曲为什么兴盛？为什么衰落？以前的戏班子是什么样的组织结构？有什么规矩？他们是如何演出的？他说他曾和昆曲老艺人交朋友，在与老艺人的聊天中，一一找到了答案。

顾笃璜接受的是现代戏剧教育，学习过西方戏剧理论，令人不解的是，他一直在维护着昆曲的传统。就这个问题请教他，他说，昆曲是中华民族审美瑰宝惊世绝伦的闪耀，在舞台上却简约到极致，一桌二椅包含世事乾坤，水袖翻飞倾诉喜怒哀乐。传统是根，动了根，就不再是昆曲了。在聊天的时候，顾笃璜的两位年轻的女助手也会在一旁微笑聆听，有时作一些记录，她们是苏州大学昆曲研究专业在读博士生。

在昆剧传习所第三进的八仙桌前聊天，不知不觉已是中午时分。正要告辞的时候，顾笃璜说：“请稍等。”他亲自跑到里间翻出了两本书送给我，一本是《苏州昆剧传习所纪念集》，一本是《补园旧事》。补园是拙政园西部的旧称，在那里也曾发生过许多与昆曲有关的悠悠往事。

在阔家头巷子旁边的带城桥路，顾笃璜慢慢往公交站走去，望着他每天穿着的朴素衣裳之背影，和拎着的跟了他几十年的旧皮包，那包里曾经放过《昆剧史补论》的手稿，曾经放过他一笔一画写下的讲义，也曾放过《长生殿》剧本。就这么远去，远去……那一刻，感觉有一波湖水冲击着我。